

猎人一家的命运在1948年发生改变

2



祁连山 著
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一个普通猎人、农民牧人一生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理想、追求、爱情……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

上期回顾

猎人和棕熊在山里不期而遇,一场大战下来,各有损伤。猎人听了旁人的建议,决定置一杆枪……

畅销小说

猎人拿了二十个香蛋子和一匹真丝哈达,骑着扎西阿卡家的那匹枣红马,穿过水灌峡,翻越三座达坂,到显明寺去。据扎西阿卡讲,显明寺旁边有一个铁匠,打造的土铳枪结实无比,从来不会炸膛。最要紧的那铁匠是一个神枪手,他打造并调试好的枪百发百中。

铁匠收下了猎人的礼物后,叫猎人两个月后来取枪。铁匠说,没有两个月是造不出一杆好枪来的,他得跟徒弟们将铁烧红,锻造成有棱有角的铁条,缠绕在笔直的铁杆上,然后不停地煅烧、淬火,直至成为一杆根部厚重且里边有火药仓、枪膛笔直的土铳枪。接下来,他的调枪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必须将靶子放在远近不同的地方,不停地射击、不停地校正,直至满意为止。

两个月后,猎人取回了土铳枪。取回枪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掉最近不断侵袭扎西阿卡家的那只棕熊。

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猎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练习枪法。一个月后,猎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同扎西阿卡一块儿悄悄摸上山去,爬上那只熊睡觉的岩石对面山坡上,那是他跟扎西阿卡事先侦察了无数回后精心选定的最佳射击位置,然后悄无声息地趴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熊睡得不舒服时站起来,将“瞪眼”也就是心脏部位暴露在猎人的枪口下,让他一家伙就将它撂倒!

工夫不负有心人。日头偏西时,它终于站了起来,在那巨大的岩石上仿佛大将军巡视千军万马似的,有点不可一世地转了起来。猎人不失时机地瞄准它的“瞪眼”扣动了扳机。随

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猎人分明感觉到土铳枪那巨大的铅弹击中了目标。

可那家伙居然没有倒下,居然站立着,且缓缓地转动着身子,仿佛在寻找枪声发出的地方!难道没有打准?扎西阿卡头上的冷汗“刷”地下来了。等猎人手忙脚乱地装好弹药准备第二次射击时,发现那家伙却忽然倒了下来,接着便骨碌碌地顺着山坡一直朝下滚去。他俩兴奋得像两只发情的獐子,在灌木丛中蹦跳着跟下山去,离那熊四五十步远的时候又放了四五枪,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摸到近前。他俩看见那家伙兀兀在那儿伸胳膊蹬腿地扑腾着,像一个醉汉不甘心一败涂地还想与对手来两拳一样。

有了这支土铳枪,猎人家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猎人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上山去下点子了。祁连山麓的野生动物多得数也数不清,没吃喝了没用了,猎人抱着土铳枪不出百步便能满载而归。

日子就在这种平淡而安逸中一天天度过。猎人在更多的时候教天生爱枪成癖的甄二爷练习枪法。他知道土铳枪铅弹与火药的珍贵。他要求甄二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枪法达到枪手的境界:看见猎物,顺便抱起枪,不用瞄准就接火,随着一声响,就将飞奔的獐子、岩羊之类的猎物头颅打碎或将其心脏击穿。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到了1948年。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年份。县志记载:“民国三十六年,天降冰雹大如鸡蛋,粮油绝收。后阴雨连绵,山洪暴发,大部耕地淹没,民流离失所,卒不忍睹……”祁连山麓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先是一

群山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地涌了进来,他们抓旱獭,套香子,挖藏麻,捡野菜,从早到晚蠕动在祁连山麓的大小山沟里寻觅着果腹之食。后来县府的衙役们也跟进来了,他们征收大马款、兵役款等十几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将猎人家的麝香、鹿茸等一股脑儿搜到了去。更令人可怕的是,据县府的官人们说,从遥远的“下边”(南方的统称)来了一伙红头发、蓝眼睛像魔鬼一样的军队,他们马上就要打到兰州了。他们来了要共产共妻,还会扒了小孩子的心肝下酒吃!为此,坐镇西宁的马步芳马长官有令,家有壮丁者,三抽二,二抽一,如果前方战事吃紧,就是独苗也要抽,抽到兰州东面去抵挡共产党的军队。

老猎人在土屋前的草地上徘徊,苦思冥想儿子逃过劫难的万全之策。太阳落山时,他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自家土屋的旮旯里,挖一条秘密地洞,一旦抓壮丁的衙役们来了,就将儿子藏在里边。

地洞挖好后的这么多天,衙役们并未光顾他家的土屋,这令他非常欣慰。说不定山外战事已停,加上今天他又猎到了一只壮硕的岩羊,所以今晚他的心情格外愉快。

但就在这时,土屋的破木门震天地地响了起来。老猎人一个激灵跳起来,迅速将儿子塞进了地洞。等他刚将一个装有青稞的皮袋移到洞口,随着一股扑鼻的尘土味,木门成了碎片。“咋不开门?”几个当兵的提着枪闯进土屋厉声喝道。

“人老了……手脚不灵便……”老两口嗫嚅着解释。

“真是三句好话不如两马棍。”一个当兵的抡起枪托,顺

着老猎人的屁股狠揍了一下,将他揍了个趔趄。

“哟,这狗日的家日子还过得绵软得很呢,”其中一人发现了火盆上冒着香气的岩羊肉,“老子们在前线卖命,一年见不得一点荤腥,这狗日的还大块吃肉,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啊!”

这伙人毫不客气,反客为主地坐到炕上,抓起羊肉狼吞虎咽,吃饱了喝足了,剔着牙问:“老爷子,你儿子呢?”也许肉吃得舒服,称呼也变了,口气也缓和了。

“到青阳沟那儿打猎去了,去了十多天了不见回来,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老猎人扯了谎,为了证明他说的是事实,便长叹一声,双手捂住脸蹲到墙根里去了。老伴心领神会,也嘤嘤地哭了起来。

“妈的,你骗谁啊?你儿子不在家,老子几个黑天半夜跑到你家来闹球啊?吃饱了来消食?”当兵的在屋里四处搜寻。

“嘿嘿,真是怪了,这小子明明今天在家,怎么就不在了呢?”他们面面相觑,“这土屋就这么屁大点地方,难道是土行孙,钻到地下去了不成?长官,咋办?这娃儿不在,我们回去咋交差?”

“嘿嘿嘿……”那军官眼睛骨碌碌转了转,瞅着土屋墙上挂着的土铳枪问老猎人,“你一直在这地方打猎?”

“是。”老猎人不知就里,老老实实回答。

“就是他!我说,弟兄们,说不定这老东西枪法好,战场上比他儿子还顶用。”他对手下说。

几个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将老猎人捆成了一个毛蛋蛋。老伴死死抱住军官的腿苦

苦哀求,一个当兵的抡起枪托,三下五除二将她打翻在地上。老伴望着老头子一行消失在夜色中,一堆泥似的瘫在了地上……

打那以后,甄二爷开始像父亲一样,起早贪黑,在丛林里下扣子、布陷阱,蹲点守株待兔,跟踪千里追猎,挣他和母亲的吃喝费用,挣给母亲看病吃药的费用。母亲在那夜被那伙当兵的打坏后,一直未能复原。尽管他请来了祁连山和斡尔朵草原上最好的藏医,尽管他不辞艰辛不怕危险,采来了祁连雪峰上的雪莲、草原上的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给她治病,但仍然没能挽回她脆弱的生命。

母亲是在一个夜晚悄然走的。她似乎知道那夜她要走,临睡前,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说:“娃娃,你大大走了,我也照顾不了你了……赶明年,你就招女婿到扎西阿卡家……”说着,竟哽咽不能成语。

“妈妈,”他抱着瘦得一把干柴似的母亲,“大大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听说仗就要打完了……你的病就会好的,我明天先去显明寺,请个活佛给你念几天平安经,顺便请个山外的曼巴(医生)给你看看……你放心,你这病不是什么大病……”但泪水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他照例天亮就起了床,准备简单吃点后去巡山。“妈,我要去巡山了!”他对母亲说。可母亲毫无反应。他扔了枪,扑到母亲的头前,发现母亲早已走了。

母亲的葬礼是扎西阿卡一手操办的。安葬了母亲后,扎西阿卡握住他的手说:“就到我家来住吧,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连做伴的人都没有……”

红蕾去广州的时候,杜六也从北京消失了

5



生人勿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车车是一位从部队退役的女兵,正值双十年华,在朋友开的一家酒吧里做驻场歌手,前前后后认识了一帮形形色色的朋友,并且遭遇了一段非常另类的爱情。大家一起疯疯闹闹,一起倒腾汽车和古董,一起经历过一场场不大不小的浩劫,青春和时光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在他们手中挥霍着。唯一让他们不能割舍的,就是他们作为朋友,作为一起挥霍青春的玩伴之间的羁绊。

上期回顾

在酒吧里,我们遇到了胡英明一伙人,知道了红蕾消失四天的真正原因。为了保护红蕾,我们选择了沉默,而这时,一名叫做碧碧的小姐纠缠上了马克……

生活小说

爱情像一块飞来的板砖,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冯胖子。

我一大早接到冯胖子的电话,他痴痴癫癫地说:“妹妹,哥哥我恋爱了。”

我说:“你丫哪天不恋爱啊。”冯胖子答:“这次是心肝都颤的那种。吃饭,睡觉,走路,做梦都是那姑娘的脸啊。”

我说:“我相信你恋爱了。”

冯胖子把女人分为“姐”和“姑娘”,说哪个姐不错,那在他们眼里是用下半身评价的,说哪个姑娘不错,那就是用心评价。原来,从前年开始,冯胖子就在半月湾瞄上一姑娘,是兰蕊的专柜小姐。25岁,人家有对象。冯胖子就想老远地望着,估计丫脑子里想了一千条妙计,如何让人家对象消失。

我跟冯胖子说:“你也老大不小了,现在玩什么爱情,能上就别废了,少想没用的。人家跟对象一块去酒吧,那一准的良家妇女。你就别想颠覆政权了。”还有,我告诉他:“你那不是恋爱,你那是单恋。”

冯胖子苦恼了。“哥哥也混了30年了,好不容易遇到个动心的,你就帮帮我吧,你忍心让咱妈操心我啊,咱妈最近血压又高了,看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再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你说咱妈她好受吗?……”

冯胖子太可怜了,被爱情的板砖砸得晕头转向。迅速消瘦啊,我们都说他终于找到减肥的绝招了。冯胖子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兰蕊。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冯胖子郁闷着,他叼着烟皱着眉头,一个人坐在吧台喝酒,自言自语地说:“约她?不约她?”

我一拍桌子。“有病是不

是啊?整天只会老太婆一样地念叨,真给你机会,你敢上吗?”

冯胖子脸一沉。“什么上不上,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人家一好姑娘我能……能……能那样吗?”

然后冯胖子低眉顺眼地要跟我商量事儿,说想买个门面做化妆品。我瞪着他骂,你真是发烧了,兰蕊就压根儿不待见你,你再往上扑,也还是热脸贴个冷屁股。你这脸真就这么烧得慌啊?冯胖子被我挤兑得脸红,告诉我他和兰蕊又单独见了两次,了解加深了爱。兰蕊的对象我老早就说过他不济,在北京混了多少年了也还没个正行。兰蕊跟着他苦,冯胖子要扶贫。我说:你管住了你的家伙管不住你的钱包,随便你吧,看看人家是情比金坚还是你这糖衣炮弹威力大。爱情真他妈的让人犯浑,男的女的、能的蠢的,沾上了这玩意儿智商都是幼儿园水准,这话谁说的?真行。

陪冯胖子看门面的时候,我接到了上次到刑警队认识的小警察齐强的电话,态度严肃。齐强告诉我别贫,有正事儿。他说杜六还在北京,他们抓到抽大烟的点了泡儿,说杜六找他们买过货。齐强问我:你觉得他为什么不离开北京?我说我不知道。我脑子里迅速被那天在后巷的画面占据了。杜六是我放走的,红蕾以死要挟。

齐强说:“车车,你是明白人,我知道你跟他不是朋友,但是你能不能把立场分清楚,他是杀人犯。”

“杀人犯”是什么我能不知道吗?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不能说我见过杜六。不是我怕,是我觉得这牵扯红蕾。如果让警察知道杜六是因为红

蕾还没离开北京,那红蕾肯定被牵扯进来。想到红蕾,我就想起胡英明。我不能说,我告诉齐强,以你专业刑警看,杜六他会找我们吗?我们和他一没交情,二没仇没恨。但是我答应齐强:如果再见到杜六,我一定帮你抓他。

杜六真是眼中钉,肉中刺,这个杀人犯如果一直在外面混着,就好像我们和他真有关系,一旦他离开了北京,我们就解脱了。如果能把他从外面的世界、人的世界里剔除,那最好不过,狼就不应该呆在人群中。

我去二伯公司,正好肖越在,我说我心里有事儿憋得慌,必须跟你们说说。我把杜六和我们的相识以及他杀人强奸,到他爱慕红蕾,再到我们放了他,都告诉了二伯和肖越。肖越说,红蕾还挺不容易的。

二伯严肃地告诉我:“车车,杜六这种人不能沾,他找不到你们都是根刺儿,他不死你们就一直被扎着。”

我问那怎么办,二伯说:“有他消息就告诉警察,他是混的他就该还。”

我说我怎么才能有他消息呢,二伯答应给我打听。

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不厚道,如果杜六真的和红蕾有什么,那我不是不厚道。这也是在道德标准范围内,少部分人认为的不厚道。何况杜六跟红蕾根本没怎么,红蕾只是见不得一个唯一爱她的男人栽在我们手上。那是在胡英明伤害了红蕾之后,红蕾脆弱的心被杜六温暖了。站在正邪、对错、善恶的立场,杜六死有余辜。我下决定了,不管怎么样,红蕾我就要帮齐强。

没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天,正在我陶醉在欧阳怀抱里的时

候,我接到红蕾的短信:“车车,我已经在去广州的火车上了,离开北京,我唯一的选择。车窗外的北京在离我远去。”看到短信,我拿着手机的手颤抖了。

红蕾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最近她无数次提过想去广州,因为杜六下落不明,我都没接话。现在她说她离开北京,那她能去哪里呢?伤心的人,伤心的北京,红蕾,你的一定一定要离开吗?

我打电话给马克,是碧碧接的,碧碧态度“友善”地问我:“姐姐您找马克什么事儿啊?”

我说:“去你妈的,我找马克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了,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啊。”她继续死扛着跟我臭贫:“哎哟,姐姐您这话说的,我不是马克对象吗?这是我认识您,要是别的女的她也不敢这么理直气壮地找马克啊。”

我打断她的废话:“碧碧我看你是找抽,赶紧把电话给马克。”说完才想起来,你碧碧牛逼什么啊,马克住的是我的房子,你这野鸳鸯还真把我的家当成你的窝了。挂了电话我再重打一次,这次是马克接的。我知道碧碧不敢真得罪我。

我劈头盖脸地问马克:“红蕾走了你知道吗?”

马克说知道要走,但是不知道这么快就行动了。

我骂他:“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你不爱她你帮她啊,她都能告诉你她要走,你是死人吗?你不知道留她吗?你现在就问你的碧碧是不是删你短信了,她不说你就抽她,妈的,我就不信了,红蕾能不发个短信给你就走了。”

挂了电话,我趴在欧阳身上想哭。

不知道马克对碧碧上了什么手段,碧碧招供了红蕾的确发了短信给马克。

“马克我走了,谢谢你和车车对我的照顾。我在心里感谢你们,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一定不会错过你。”

马克说这几句话是哽咽的。我知道马克纵然不爱红蕾,可是红蕾对马克的爱他自己比谁都明白。

我说:“行了,别在这缅怀了,失去的回不来,想追回来你就干脆点,飞广州。如果你没动这心思,你就给我歇菜,别他妈的装深情。”

的确,二十岁的我,没有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动过。红蕾却一次次感动了我,她和杜六不伦不类的感情,她对马克彻骨的爱,爱到放手。这都震撼过我的心。如果我是红蕾,现在,这一刻在马克怀抱里的一定是我。当然,如果是胡英明他们糟蹋了我,那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继续爱。红蕾,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广州无依无靠地混着。

二伯告诉我杜六现在就在广州,没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抽大烟他就离不开人和钱。二伯既然答应了我翻也要把北京城翻个个儿把他揪出来,就一直在找他的消息。杜六一直躲在一个抽大烟的女人家,这个女人是他的姘头。女的年纪也不小了,当小姐不合适了,也就晚上打打野战弄几个钱供自己冒泡。杜六是忽然离开北京的。跟红蕾一样,无声无息的。他的那个女人到处找他,二伯朋友的朋友得了信儿告诉了二伯。可我知道的时候杜六已经去了广州了,红蕾念叨了几天,也就这样走了。一切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不是巧合。